

当代非裔美国作家 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

陈后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非
外
借

当代非裔美国作家 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

陈后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非裔美国作家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陈后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203-1942-3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475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查尔斯·约翰逊的生平及作品简介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	(5)
第三节 本书主要研究内容	(19)
第一章 约翰逊小说创作的三个维度:哲学、佛教与伦理	(24)
第一节 约翰逊的哲学背景	(24)
第二节 加德纳的道德小说观对约翰逊的影响	(33)
第三节 作为佛教徒的约翰逊	(43)
第四节 约翰逊的黑人哲理小说与传统黑人文学	(56)
第二章 《菲丝与好东西》中的日常生活伦理观	(70)
第一节 伦理结的形成:什么是“好东西”?	(72)
第二节 伦理线的展开:芝加哥探险之旅	(83)
第三节 伦理结的解构:“好东西”就在平凡生活中	(98)
小结	(101)
第三章 《牧牛传说》:东方宗教视野中的自由、身份与 伦理问题	(103)
第一节 《十牛图》与《牧牛传说》	(106)
第二节 对自由和身份的形而上追问	(111)
第三节 木匠睿伯与道家思想中的精神自由	(127)

第四节 勘破自由与身份的幻象:佛教启示下的精神解脱	(133)
小结	(141)

第四章 《中间航道》:贩奴贸易、民族创伤及黑人父性

缺失问题	(143)
第一节 逃走的父亲与缺失的责任意识	(146)
第二节 责任意识的缺失与婚姻恐惧症	(150)
第三节 法尔肯的衰亡综合征及其引发的伦理危机	(153)
第四节 阿穆瑟里文化与东方传统伦理观念	(159)
第五节 爱与责任:来自阿穆瑟里人的伦理启示	(165)
小结	(172)

第五章 《梦想家》中的种族、政治与伦理问题

第一节 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及其伦理内涵	(178)
第二节 柴恩·史密斯:“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187)
第三节 马修·毕绍普:放下仇恨才能学会爱	(197)
小结	(205)

第六章 《魔法师的学徒》:承前启后的创作实验

第一节 《明戈的教育》:探索“神秘莫测的道德法则”	(209)
第二节 《交换价值》:心理创伤与扭曲的价值观	(214)
第三节 《中国》: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初次尝试	(217)
第四节 影响的焦虑:《魔法师的学徒》中的成长隐喻	(226)
小结	(229)

第七章 《捉魂人及其他故事集》:“有感情地唤起一个

历史时刻”	(231)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的黑奴血泪史	(233)
第二节 美国大革命时期的蓄奴制度	(236)
第三节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的黑人生存状况	(238)

第四节 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黑人命运	(241)
小结	(245)
第八章 “艺术是通往他者的桥梁”	
——约翰逊的小说伦理观	(247)
第一节 约翰逊与新奴隶叙事	(248)
第二节 约翰逊与美国实用主义伦理学	(253)
第三节 约翰逊小说的政治和伦理诉求	(258)
小结	(261)
参考文献	(264)
附录一 哲学与黑人小说(译文)	(275)
附录二 完整视野:新黑人小说札记(译文)	(283)
附录三 短篇小说:《明戈的教育》	(291)
附录四 短篇小说:《武馆》	(305)
后记	(318)

导 论

第一节 查尔斯·约翰逊的生平及作品简介

文学批评当然不能把一个作家的生平与他的作品分割开来。

(Johnson, *Turning the Wheel* 148)

查尔斯·约翰逊 (Charles Johnson, 1948—) 是当代美国杰出的黑人作家, 被誉为“美国自‘二战’之后最重要和最有创新性的严肃小说家之一” (Conner, *Passing the Three Gates* 481)。他曾长期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 (西雅图) 首位“S. 韦尔逊与 G. M. 波洛克讲席英语杰出教授”, 讲授小说创作, 并于 2009 年退休成为荣誉教授。迄今为止, 约翰逊共出版长篇小说 4 部, 分别为《菲丝与好东西》(*Faith and the Good Thing*, 1974)、《牧牛传说》(*Oxherding Tale*, 1982)、《中间航道》(*Middle Passage*, 1990) 以及《梦想家》(*Dreamer: A Novel*, 1998)。其中,《中间航道》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 曾荣获 1990 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 他也由此成为继拉尔夫·埃利森在 1953 年获奖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黑人男作家。约翰逊获得的其他重要奖项包括 1998 年的麦克阿瑟奖 (MacArthur Fellow), 这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项之一, 以及 2000 年由美国艺术委员会颁发的艺术终身成就奖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Arts Award)。2003 年, 约翰逊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除了长篇小说，约翰逊还著有3部短篇小说集，分别是《魔法师的学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1986）、《捉魂人及其他故事集》（*Soulcatcher and Other Stories*, 2001）以及《金博士的冰箱及其他睡前故事》（*Dr. King's Refrigerator and Other Bedtime Stories*, 2005）。根据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约翰逊位列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十位短篇小说家之一，其短篇小说荣获过欧·亨利故事奖（O'Henry Prize Stories, 1993），并入选1992年度美国最佳短篇故事（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在文学创作之余，约翰逊还在漫画、哲学研究以及文学评论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存在与种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黑人文学》（*Being and Race: Black Writing Since 1970*, 1988）和《转法轮：佛教与文学》（*Turning the Wheel: Essays on Buddhism and Writing*, 2003）已经分别成为黑人文学和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他最晚近的两部著作分别是《驯牛：佛教故事以及关于政治、种族、文化和精神实践的反思》（*Taming the Ox: Buddhist Stories and Reflections on Politics, Race, Culture, and Spiritual Practice*, 2014）和《查尔斯·约翰逊的语言和智慧》（*The Words & Wisdom of Charles Johnson*, 2015），均收录了他在近十多年来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杂文，内容广泛涉及东方宗教文化和美国种族问题等话题，是研究约翰逊的小说必不可少的材料。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约翰逊还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成为与理查德·罗蒂、查尔斯·伯恩斯坦以及玛莎·纳斯鲍姆等人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Selzer 158）。

根据约翰逊在其自传以及多次访谈中的表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对他的创作生涯有重大影响的以下四个方面因素：一是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芝加哥埃文斯顿区（Evanston）经历的相对融洽的种族环境，以及亲人们为他树立的积极正面的榜样。这让他理解了黑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看到了一贯以种族冲突为主题的传统黑人文学的局限性。二是在大学期间学习哲学专业的经历，让他对东西方几千年的哲学传统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中佛教和现象学的影响尤为重要，以至于决定性地塑造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为他后来向东方宗教思想的跨越搭建了桥梁。三是他从中学开始以学习武术为契机与东方宗

教文化结缘的过程。印度教、佛教和道教都给他带来很大的思想启发，也为他的小说涂上一层浓郁的东方宗教神韵。四是大学期间与著名作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建立起来的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无论是在文学创作原则、作家的社会使命以及艺术的道德责任等宏观方面，还是在遣词造句、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和结构形式等微观方面，约翰逊都从加德纳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对于上述第二、第三和第四等方面，我们将放在下文第一章中详细论述。本节重点介绍第一个方面，即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对约翰逊的影响。

1948年4月23日，约翰逊出生在芝加哥以北十多英里的埃文斯顿区的一个普通黑人家庭。父亲本尼·约翰逊（Benny Johnson）于20世纪40年代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来到芝加哥，投奔当时正在埃文斯顿开办一家建筑公司的大哥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根据约翰逊在自传中的讲述，他的这位伯父堪称他们整个家族的模范。他不但把自己的建筑公司经营得非常成功，而且还竭尽所能地帮亲人们改善生活和教育条件，使他们得以从种族压迫严重的南方来到相对宽松的北方地区。此外他还非常热心公益事业，为埃文斯顿的居民们捐资修建教堂、医院和学校等。约翰逊非常敬仰自己的伯父，后者对家庭和社会的强烈责任心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约翰逊后来在小说《梦想家》中描写的人物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就是以这位伯父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约翰逊的父母对他也有积极影响。据其描述，他的父亲本尼是一位“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但又有点腼腆的人。他起居有常，喜欢去教堂做礼拜，并用自己的劳动付出的质量和多少来衡量自己的价值”（Byrd, *I Call Myself an Artist*）^①。虽然生活艰辛，但本尼从来不怨天尤人，而是用勤劳的汗水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这种自我奉献

① 拜尔德（R. Byrd）主编的《我称自己为艺术家：查尔斯·约翰逊文选及其他》（*I Call Myself an Artist: Writings by and about Charles Johnson*, 1999）收录了大量约翰逊的自传、论文、信札和书评等；麦克威廉斯（Tim McWilliams）主编的《穿越三重门：约翰逊访谈录》（*Passing the Three Gates: Interviews with Charles Johnson*, 2004）汇集了大量有关约翰逊的访谈。本书中有很多引文皆出自这两部文集。为了节约篇幅，简化注释，下文凡涉及这两部文集的引文，均只标注编者姓名，不单独列出文集内具体文章作者或访谈人姓名。

精神让约翰逊非常难忘，他说：“我的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教会了我怎样工作。”（McWilliams, *Passing the Three Gates* 156）虽然约翰逊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但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要求他学会独立打工赚钱以贴补家用，这让他继承了父亲勤劳朴实的性格。

约翰逊的母亲露比·约翰逊（Ruby Johnson）在12岁时便随父母从佐治亚州来到埃文斯顿。她虽然没有受过太多正规教育，却有一颗艺术家的心灵，对各种艺术活动很感兴趣，尤其喜欢阅读小说。她的理想一直是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但因身患哮喘病而未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不过对后来出生的约翰逊来说，这倒是一件好事。露比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对儿子的教育上，母子两人一起读书交流。家里总是摆满了母亲的各种藏书，它们成了约翰逊小时候最好的精神陪伴，让其受益终生。露比还在约翰逊12岁时开始要求他写日记，这个习惯的养成对约翰逊后来成为一名作家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可以说，约翰逊身边的大多数亲人都给他树立了很积极正面的人格形象。在他们身上，约翰逊看到了坚强、勤奋、包容、奉献以及乐观向上的奋斗精神。这与传统黑人文学中塑造的那些要么逆来顺受、含冤受屈，要么对社会充满仇视和怨恨、只想着复仇却不愿意付出的黑人形象有着巨大反差。约翰逊对自己的成长环境非常满意。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亲人之间互助互爱、和睦相处，使人们忘记了贫困。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成长在一个到处都是受害者的环境里。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不认为黑人在我所生活的世界里是无助的。”（McWilliams, *Passing the Three Gates* 90, 91）

值得强调的是，约翰逊一家所在的埃文斯顿区是芝加哥有名的富人区，也是美国当时较早推行种族融合政策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种族矛盾虽未完全消除，但至少比南方地区缓和多了，也没有像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在《土生子》中所描述的芝加哥黑人聚集区那样恐怖。相反，这里的人们乐观、友善、勤劳。全美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埃文斯顿中学——就位于这里，并且接纳黑人学生，约翰逊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中学教育。

总之，约翰逊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一个相对和谐、融洽的种族环境中度过的，较少感受到种族主义的困扰。他说：“20 世纪 50 年代的埃文斯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毫无疑问，我在这里有被爱感和归属感。”（Byrd, *I Call Myself an Artist* 6）这样的经历让约翰逊从小就对黑人的未来充满信心。他相信，黑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要他们能从种族奴役的苦难记忆中走出来，不要总是因遭受歧视而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或者让内心的仇恨之火毁灭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只要黑人愿意付出，勇于承担起对社会和家人的责任，那么黑人一定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这一信念对约翰逊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熟悉美国文学中的经典黑人形象的读者都知道，黑人通常都是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最常见的就是无助的受害人或愤怒的复仇者形象，但这样的描写让约翰逊非常不满。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他，真实生活中的黑人并非局限于此，他们中也不乏积极乐观的一面，用屈辱、迫害和反抗等少数关键词并不能把黑人生活囊括殆尽，它远比囿于种族主义视角的作家们所设想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而约翰逊在他的作品中也正是要去发掘黑人生活中这些不为人知的方面。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

一 国外研究综述

虽然早在 1974 年约翰逊就凭借处女作《菲丝与好东西》一举成名，而且随后包括《牧牛传说》在内的几部长、短篇小说（集）也屡获奖项，但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评论界对他的关注都非常少。甚至直到他获得国家图书奖之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这种情况依然未有改观。有关评论界对约翰逊的这种选择性忽视的原因，我们将在下文再做介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程开始，在多种文学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约翰逊逐渐成为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以美国非裔文学研究主阵地《非裔美国评论》（*African American Review*）在其 1996

年的冬季号上发表约翰逊研究专刊为起点，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也在同一年出版约翰逊研究特刊，国际哲学与文学协会还在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出版约翰逊研究特刊。“查尔斯·约翰逊研究会”也在美国文学协会2003年年会上成立。在过去的大约20年间，国外约翰逊研究界快速涌现出大量重要成果，其中包括10余部研究专著、4部专题论文集、2部传记研究，各种杂志、报纸和电台访谈约300篇（次）以及期刊文章百余篇。综观国外约翰逊研究状况，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如下几个主要的研究维度：

第一，黑人哲理小说研究

二十世纪非裔美国文学与哲学的紧密联系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现象，很多最有代表性的黑人作家都喜欢在小说中融入深刻的哲学思考。从基恩·图默（Jean Toomer）、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再到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等人，他/她们作品中的哲理化倾向经常受人关注。鲁道夫·拜尔德（Rudolph Byrd）总结后认为：“运用复杂的哲学体系——比如柏拉图主义、东方哲学、大陆哲学、基督教哲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等——来创建一个有条理的小说世界，这看上去……像是非裔美国文学特有的传统。”（Byrd, “Oxherding Tale” 557）约翰逊显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比其他黑人作家进一步拓展了黑人哲理小说范畴的广度和深度。在一次接受访谈时，约翰逊如此表达了他的创作理想：“我自打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小说之日起，就有一个明确且坚定的目标，就是拓展所谓的黑人哲理小说的范畴，把我作为一个哲学专业学生始终在努力思考的伦理、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纳入进来，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Boccia 612）这句话也成为打开约翰逊小说世界的第一把钥匙。

由于约翰逊作品的明显哲理化倾向，“评价约翰逊作为一名作家的地位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去描述他对不同哲学传统的娴熟运用”（Whalen-Bridge 247）。拜尔德的《书写美国羊皮卷：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Charles Johnson's Novels: Writing the American Palimpsest*, 2005）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他发现：“吸引约翰逊的各种问

题都源自他对不同哲学传统的研究运用，它们为他小说中的黑人世界搭建了一个拓展平台。”（8）比如在《菲丝与好东西》中，约翰逊就受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讨论的善的理念的启发，在借鉴后者的诸多象征和隐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生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好东西”的问题。在《牧牛传说》中，约翰逊则转向了东方哲学传统，以禅宗和道家思想为依托，他思考了自由和欲望的关系。《中间航道》依然是对自由问题的关注，但更多受到欧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在约翰逊最晚近的长篇小说《梦想家》中，拜尔德更多发现了怀特海过程哲学和《圣经》寓言的影子。在对约翰逊的主要作品进行认真分析后，拜尔德指出：“约翰逊在每一部小说中都推进和发展了他所谓的‘黑人哲理小说’的远大艺术规划，并由此丰富和扩展了美国小说的广阔传统。”（9）

由马克·康纳（Marc C. Conner）和威廉·纳什（William R. Nash）合编的论文集《查尔斯·约翰逊：作为哲学家的小说家》（*Charles Johnson: The Novelist as Philosopher*, 2007）是从哲学维度研究约翰逊小说的又一力作。该文集在研究方法上基本延续了拜尔德的做法，即把约翰逊看成是一位受到众多哲学传统影响的作家，包括欧洲现象学、美国实用主义、佛教哲学、存在主义以及基督教哲学等，认为约翰逊小说中涉及的那些命题通常更受哲学家所偏好。两位编者在“导言”部分肯定了约翰逊的做法，即“运用最宽泛意义上的哲学去理解和处理人类所面对的深刻社会问题和精神挑战”（xx），因此，我们要想充分理解约翰逊小说中的美学和文化内涵，就“必须考虑约翰逊所接受的那些具体的哲学文本和传统，并且综合运用东西方的哲学研究传统”（xx）。

琳达·塞尔泽（Linda F. Selzer）的《语境中的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 in Context*, 2009）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研究专著。与前人更关注约翰逊作品中的哲学内涵不同，塞尔泽更强调约翰逊的小说创作与他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塞尔泽在对约翰逊不同阶段的作品和社会背景进行深入交叉分析后认为，约翰逊作为一名哲学专业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学习经历引起了他对种族

经验和种族身份等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兴趣，表现在他的处女作《菲丝与好东西》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禅宗热潮在美国兴起，约翰逊又从佛教视角重新审视了后奴隶制时代的黑人解放问题，《牧牛传说》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约翰逊又越来越关注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开始尝试化解知识分子在个人层面上的形而上探索与其应该担负的社会使命之间的矛盾，《中间航道》和《梦想家》是这方面的典范。

几乎所有从哲学角度研究约翰逊小说的人都注意到了约翰逊的“黑人哲理小说”（philosophical black fiction）与传统黑人文学之间的差异。一提到黑人文学，很多人立刻想到种族问题、奴隶制、血腥的压迫与反抗，如此等等。但约翰逊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视角，它把黑人原本丰富的生活经验模式化、本质化了。这种思维模式在“二战”之后的黑人抗议小说（protest novel）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哲学与黑人小说》《完整视野：新黑人小说札记》以及《小说与哲学相遇之处》等重要文章中细致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黑人哲理小说”范畴，并在专著《存在与种族》中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黑人文学的特点、成就和不足。他认为，当代黑人文学的最大缺点就是把文学过多绑定在了种族政治主题上，从而限制了文学对更多超越种族主义的问题的关注。黑人没有被当作普通的“人”来看待，而只是被当成了带有特殊标记的“黑人”。他大胆表达了他对除埃利森之外的大多数当代黑人作家的不满，认为他们“只创作了很少的‘好作品’，能够流芳百世的更是少得可怜”（Johnson, *Being and Race* 120）。即便是备受追捧的莫里森和沃克等人，在他看来也“时常摇摆 in 狭隘的性别观念边缘，缺乏那些能够超越抗议政治议题的小说所应有的平衡感”（Johnson, *Being and Race* 120）。与之相反，他所主张的黑人哲理小说“首先并且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诠释过程，它是一种试图悬浮和搁置一切与非裔美国人的生活相关的假定并把它们放入括号（保留怀疑意见）的一种小说。”（Byrd, *Charles Johnson's Novels* 13）在他看来，黑人问题更是普遍的人的问题，我们关注黑人遭受的歧视、压迫和奴役，更是为了探索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自由和正义的问题。

与传统黑人文学不同，约翰逊在作品中创造了众多极具颠覆性的黑人形象，他们往往既不是受压迫的无助羔羊，也不是充满暴力与仇恨的反抗英雄；他们既没有受过让人发指的非人奴役，也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甚至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黑人还是白人，是主人还是奴隶，如此等等。

由于约翰逊对传统黑人文学的这种反叛，他的作品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评论界尤其是黑人评论家的认可。尽管他在普通读者那里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多次登上各种畅销书榜单，但是习惯了传统风格的批评家们还是谴责他是黑人文学的叛徒，认为他在向白人文学传统屈服和妥协。比如理查德·哈代克（Richard Hardack，1999）就批评他和超验主义者爱默生一样，只喜欢对包括种族压迫在内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幸做形而上的思索，却对造成不幸的种族歧视和社会制度提不出任何具体有力的批评。然而近些年来，评论家们大多转变了这种看法，开始积极肯定约翰逊的黑人哲理小说的成就。其中拜尔德的意见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约翰逊的一方面根植于非裔美国文化土壤，同时又广泛吸取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思想智慧，“他在其小说中创作了许多全新的人物形象和情景，不但推进了美国小说的发展演化，还推动我们穿越种族问题的迷障，为我们揭明种族就是一个假象”（196）。另外塞尔泽也表扬约翰逊“一方面极具原创性地综合了文学、哲学与佛教，同时又有力地参与和推动了美国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且还为我们指明了更远大的方向”（254）。

第二，东方宗教思想研究

除了富有哲理性，约翰逊的小说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深受东方宗教尤其是禅宗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自“二战”以来，在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和越南禅师释一行等人的推动下，禅宗思想在美国得以快速传播，并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一股强大的禅学热潮，吸引了包括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加里·斯奈德和查尔斯·约翰逊这样的美国文化名流成为佛教信徒。约翰逊精通佛教典籍，尤其推崇六祖慧能的《坛经》，经常把后者宣扬的“无念为宗”“见性成佛”和“自性真空”等禅宗理念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约翰逊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都经历过从本性迷失到逐渐开悟的禅修历程。除此之外，中国的道家思想也让约翰逊非常着迷。“无欲”“无为”和“无己”等老庄思想也时常渗透进他的小说世界。这些东方传统宗教和文化之所以对约翰逊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它们传达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为我们实现对日常现实生活的超越指出了不一样的途径，并对那些在西方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和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构成质疑。因此，从禅宗和道家思想入手来解读约翰逊小说也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维度。

事实上，最初引起评论家兴趣的也正是约翰逊作品中的宗教内涵。威廉·格里森（William Gleason）较早分析了《牧牛传说》与中国宋代高僧廓庵师远所绘的《十牛图》之间在结构和主题上的对应关系。在《十牛图》中，牧童象征着未能摆脱各种束缚的自我，牛象征自由的本性，寻牛象征着寻找本真的自我或自由的过程。小说主人公安德鲁·霍金斯对自由和身份的追寻也正是《十牛图》中所描绘的故事在非裔美国文化背景下上演的翻版。在对两者进行细致的比较后，格里森认为：“《牧牛传说》有意识地对非裔美国传统和禅宗思想进行了后现代的跨文化融合，进而试图打开佛教徒所谓的‘天眼’，或者实现约翰逊所理解的严肃小说的最终目的，即感官的解放。”（Gleason 705）理查德·柯林斯（Richard Collins）同样分析了《十牛图》对《牧牛传说》的影响，认为约翰逊的这部小说以隐喻的方式证明：我们只有经历逐步的精神改造，就像《十牛图》中所描绘的步骤那样，才能达到最终开悟，彻底摆脱二元对立或本质主义的思维习惯（72—75）。

前文提到的拜尔德则特别关注了道家思想对《牧牛传说》的影响。他指出，虽然佛教《十牛图》对这部小说的影响毋庸置疑，但“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同样支撑并推动着小说故事从奴隶到自由、从无知到智慧的发展轨迹”，并且认为“道家思想为约翰逊提供了一个思想平台，可以让他在奴隶制的框架内检验、质疑并且最终重新界定有关反抗和自由的概念”（Byrd, *Charles Johnson's Novels* 71）。

在小说中的重要人物睿伯身上，拜尔德发现了道家推崇的“大道不称”和“无欲则刚”等精神境界的完美体现，认为“他正是那位将指引霍金斯摆脱奴役走向自由，并且走向最深层意义上的‘大道’的人”（72）。

乔纳桑·利特尔（Jonathan Little）的《查尔斯·约翰逊的精神想象》（*Charles Johnson's Spiritual Imagination*, 1997）是第一部以约翰逊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并且也重点关注了约翰逊作品中的宗教内涵。利特尔认为：“（约翰逊的作品）促使作家们超越各自有限的视角，拥抱尽可能多的不同视角，以避免在种族和地域上的偏狭见识，促进不同种族间的相互理解，甚至是跨越文化樊篱的共同情感。”（3）从佛家思想来看，世界上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都是虚假的，它们都不过是由意识制造出来的幻象。这其中也包括过去被人们认为无法克服的种族差异。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倘若执着于对彼此妄加区别的偏见，执着于对黑人和白人各自属性的本质主义的界定，他们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消除痛苦的根源，无法获得彻底的自由和觉悟。在利特尔看来，禅宗所倡导的“不二法门”和“去分别智”——即超越有/无、善/恶、是/非、主/客等二元对立思维，获得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大智慧——深刻影响了约翰逊对黑/白种族关系的理解，导致他不遗余力地倡导种族融合论。

盖里·斯托霍夫（Gary Storhoff）的《理解查尔斯·约翰逊》（*Understanding Charles Johnson*, 2004）称得上是一部从东方宗教视角研究约翰逊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斯托霍夫积极肯定了约翰逊对佛教思想的阐发，认为“约翰逊对佛教思想的运用并非是还原式的，在他的文本与佛教原典之间并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事实上，约翰逊明确回避说教式的和还原式的文学表达，而是让自己的作品富有幽默感”（7）。在他看来，约翰逊的创作意图与佛教想要带给信徒的那种精神改造或悟性的提升很接近，“‘佛’是一种尊称，意为‘觉悟的人’，而约翰逊的目的就是要唤醒读者。其作品的基础即是佛教对普遍的、无处不在的、无休止的、彻底的人生不幸福状态的认识”（16—17）。对佛教徒来说，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完全是假象，所谓“色即是空”，